

历代史论

一函
四册



歷代史論續編序

古今言史者莫不首言龍門子繇謂其疎畧輕信攷亭至恨少公不作此言不著天下何進退殊衆也嘗讀慶曆天子之言曰史官非人成壞亦晦今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然則史以辯興亡察機要然莊周鮒魚之對賈生鵬鳥之詞有文無實識者譏笑然漢興以來愛孟堅者比葉公之好龍然漢七家各鮮宏勝習之謂唐聖明繼周漢史叙事不如吳魏故或王沉不信休文多詐曾計遙年果無鳴算要其議見得失志勸將來多在宋人夫伯恭指情爲永敘正亂君原父之紀賦廬山高南軒缺年月係中原永嘉書報仇賤夷狄各有春秋天地之意然晁氏謂君實忠信更冠羣史胡武夷論其周顧四方悉來獻壯其信然歟然子元有言矣張衡不閑於史陳壽不習於文自五代以往史多文勝五代以後史多理勝若其書能雙舉材說兼榮舊史之中實難其士吾夫子假政南歸蒐狩昔籍標以裁辨風開山川光曉耳目天下傳而喻之茲更仰首二代俯訖元時織昭闇之分情見安危之易勢伸其蓄指概布滄文鄭夾漈曰六經之後惟有此作子長不能受之固應讓之後人耳恒計古論之家古十有四人多昂穎濱之書然洛下議其畧踏未精以曩準今此言非暴人有言曰史列君臣政事皆繁廢興張夫子責在君父畧其繁科固有說歟昔少游論西漢多功臣東漢多名臣繇兩祖之異好同甫亦言光武取關輔而興肅宗緩范陽而終廢何氏更言唐亡不在昭僖而在天寶之日上蔡同歎宋衰於眞神徽宗父子不專其罪此又淵流之恒論若平王鬻田宅子瞻恨無王導元哀墮大業權公謂本於張禹觀劉生

外戚之議蔚宗宦者之詞晉仁於并雍之胡唐治繇府兵內強其終繇於藩鎮削決宋盡於人心元盡於天道去非唐英履祥之言其非僞也夫數端似無與人主韓愈曰世有善惡君不主其禍福乎故諸君子正邪亂治夷狄汲汲乎其君也况春秋之義不逮大夫吾夫子其繁說乎李方叔曰持綱而苞緯其事碎其言愈簡此時春秋之指也憶昔陳大夫讀資治書知司馬相業如徒以文而已雖使王隱杜口千寶杞毫無解述異是故象文于天求理於地大人之作於茲爲盛然則溫公紀年避續經之疑雖然不謂之續經不可也

門人呂雲平謹序

歷代史論續編全卷目錄

秦楚之際論

漢高帝文帝論

漢惠帝論

漢景帝論

漢武帝論

漢昭帝論

漢宣帝論

漢元帝論

漢成帝論

漢哀帝論

漢平帝孺子嬰論

漢光武論

漢明帝論

漢章帝論

漢和帝論

漢廢帝北鄉侯冲帝質帝論

漢安帝論

漢順帝論

漢桓帝論

漢靈帝論

漢獻帝論

漢昭烈帝論

漢後帝論

魏曹操論

魏曹丕散髮奩論

吳孫堅孫策論

吳孫權亮休皓論

晉武帝論

晉惠帝論

晉懷帝愍帝論

晉元帝明帝論

晉成帝論

晉康帝穆帝論

晉哀帝葬帝簡帝論

晉孝武帝論

晉安帝論

晉安帝恭帝論

宋武帝文帝論

宋武皇論

宋明帝論

宋主昱論

宋順帝論

齊高祖論

齊武帝論

齊明帝論

齊東昏侯和帝論

梁武帝論

梁簡文帝元帝敬帝論

陳文帝武帝宣帝後主論

隋文帝煬帝論

唐高祖論

唐太宗論

唐高宗武后論

唐中宗論

唐睿宗論

唐玄宗論

唐肅宗論

唐代宗論

唐德宗論

唐順宗憲宗論

唐穆宗論

唐敬宗論

唐文宗論

唐武宗論

唐宣宗論

唐懿宗論

唐僖宗論

唐昭宗論

唐昭宣帝論

後梁論

後梁主瑱論

後唐莊宗論

後唐明宗論

後唐廢帝潞王論

後晉石敬瑭論

後晉出帝論

後漢高祖隱帝論

後周太祖論

後周世宗論

宋太祖論

宋太宗論

宋真宗論

宋仁宗論

宋英宗論

宋神宗論

宋哲宗論

宋徽宗欽宗論

宋高宗論

宋孝宗論

宋寧宗論

宋理宗論

宋度宗論

宋恭帝端宗帝昺論

元論

元世祖論

元成宗武宗仁宗論

元英宗論

元泰定帝寧宗論

元順帝論

婁東張溥著

秦楚之際論

當秦楚之際而欲以忠信得天下斯已難矣然天下雖亂大義不絕君子不以亂易治而以治易亂故李良於武臣莊賈於陳勝臧荼於燕廣田榮於田市項藉於楚心綱目皆書曰弑子之以罪而後世無所動則以是爲居正也雖然綱目以義帝之弑遂賊楚而王漢使羽不殺心心其遂有天下乎莫王定三秦舉燕趙之後能事心乎吾知漢王亦必殺之也楚先殺之而授漢以名漢王亦不以爲異也白董公建設始有素服之師漢之得以乘楚後者非爲義也所以自予也或曰漢王入關無所取予則大掠而東興亡在是矣嗟乎咸陽之入秦之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沛公未嘗不欲留居也沛公能受巨噲之言而羽不聞有增味諸臣之諫楚之臣固已非矣何獨罪羽也且陳涉首事王六月而亡項羽身嘗七十餘戰未嘗一敗將有天下而反爲漢有凡此者皆天意也六國之時天意厭亂而急欲秦之有之故卽墨大夫爲猶可有爲而齊卒不行秦楚之時天意厭亂而急欲漢之有之是以江東千里之地數十萬之衆猶可以王而羽以一時之忿無所及此是不可謂純任人也雖然治亂之際君子嚴助亂之文尤不可不明獎正之義張良之輔韓成周市之立魏咎其義一也良爲帝師而其志以明市以讓國奉王身見殺而行無所白顯約之際爲人輕重何哉且項梁救田榮榮不能救梁羽念而擊之榮既相

廣聽鄙生之說復罷守備而遽爲信襲於亡齊誠有罪焉卒以橫尸鄉之死有兄弟得士之名而世竟未有知市者余竊悲焉則及其時而著之亦綱目所謂是非之大者歟

漢高帝文帝論

漢世之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大於孝文皇帝繇是創者論功述者論德爲後世帝王準矣夫論大功略其內行論盛德者詳其微過是故高帝蒞醢功臣爲暴秦之所不爲而不傷其得天下者之效曰其心雖忍其功不可廢也文帝之德至矣而陽城濟北之封涓陽汾陰之祠猶不免儒者之譏蓋欲躋之三代責備賢者不得不密也西漢之主學高祖而失者武宣學文帝而失者元帝武宣之失在好殺元帝之失在不斷好殺者不亡而不斷者致亂豈文帝作法不如高祖乎抑學之者似是而非也周秦而下享國最長者無若漢與唐宋然創國之始輒更亂而後定其變多在入倫之際骨肉之間漢高之呂后唐宗之建成元吉宋太宗之德昭廷美是也漢高在位十二年惠帝繼之呂后用事者八年惠帝崩又稱制者八年天下幾大亂不繼之以文帝不定宋太祖在位十六年授於太宗太宗得兄之天下卽殺兄子最不仁雖身求治者二十二年益以真宗之二十五年猶恐德薄而天下復亂不繼之以仁宗不定文帝以二十三年崩仁宗以四十一年崩年歷久遠相殊其爲生民大德一也文帝仁宗仁厚恭儉近於古之勝殘去殺其所持以致治者惟在佞幸不加大臣威權不從中出佞幸不加大臣則國體正威權不從中出則公論明史稱漢文時天下殷富烟火萬里仁宗遺制下深山窮谷老穉婦

女莫不奔走悲號得人心如此豈有異術者充文帝尊重申屠剛之心則左右不敢變亂紀綱而弘恭石顯之禍不作充仁宗不斥蘇轍之禍則天下利害莫不聞而王安石之禍不起繇是道也子孫守之者治變之亂者景帝性嚴於文帝矯之以刻薄神宗志奢於仁宗矯之以紛更而危難間作蓋其證也若漢高之法則不然漢高之法得天下者也漢文之法守天下者也三代以下得天下者多以忍爲之唐太宗忍於建成元吉不然則身死而天下不得宋太祖忍於周王宗訓不然則終身爲臣而天下不得二者非得已也獨高祖未得天下以前有不忍人之仁既得天下反行之以忍蓋用兵日久則人心漸失見大害則不顧小害見大利則不顧小利此即曹操寧我負人之心高祖先用之以得志於當日者也然而其心不可告於臣民其術不可施於孫子是以君子舍而不道夫得天下以義守天下以仁得天下以權守天下以經後世人主處變之日少處常之日多與學漢高祖寧學文帝何則殺人之術不可數試而盜民之道可長久不懷也

漢惠帝論

惠帝在位之日淺其行事微有所見太史公哀呂氏之亂而欲甚其罪故爲呂氏傳紀而以帝附之所以傷天下之無君也然念帝之仁慈孝友足以致治而其年不享復形之贊亂以海內之宴安歸之於帝本指見矣趙隱王之弟也齊悼王之兄也趙王爲高帝之愛子欲立之者數矣而帝不以爲嫌懼太后怒之親迎霸上與入宮同臥起飲食齊王入朝有外諸侯之禮而帝以兄事之置於上坐同舉

卮爲壽太后之醢不得行非天性篤深者其能之乎若夫廣高廟之祠儼複道之過除而挾書之猷明孝弟力田之舉尊禮宰相治務清靜尤有足多者焉然而其賢若是而高帝之始欲廢之者何也則以呂后故也呂后之陰賊驚戾高帝已知之矣立其子則其母之惡必行不立其子則其母之惡不行高帝又知之矣後迫於大臣之論卒立太子而心畏呂氏之及大亂謂戚夫人曰呂氏真爾主矣不以主君惠而以主目呂蓋料其後必至於斯而太子之仁不足以禦之也是以人彘之變帝觀之而哭蓋高帝既無刑妻之化之惠帝終無貶母之文不得已而淫樂廢政佯狂以冀親之一悟而太后終不改也帝惟有死而已矣則殺惠帝者太后也七年之內異不絕書若所記龍見雨血冬雷棘實日食正旦夏月食既鴻臺凌室諸災疑天重惡於帝者而要之非爲帝也夫蓋有受之者太后也是故太后稱制之七年有日晝晦之變謂左右曰此爲我也

漢景帝論

景帝卽位二年卽有彗雨雹之變歷歲星月出之異二年而長星出東宮災焉其應在七國七國既平之後十二年間綱目七書日食四書地震一書日月赤紫五星逆守月貫天廷若星孛蝗旱雹雷雨雪水火咎微咸在載述若是者其誰當之乎則在帝身也夫帝導文帝之業躬行節儉重恤刑罪黎民醇厚財貨充斥號爲太平抑何天責之者深也先儒譏其廢薄后殺太子梟錯棄市亞夫饑死君臣父子之際殆有難言者以爲帝提博局殺吳世子寡恩之性自其爲太子時已見之矣無惑乎卽位而

戮人也和親之舉不遣家人子而遣公主公主無侵辱之罪而先嬰臨江之罰此豈人情乎其他非釋之鄧通等以私嫌死又何言哉然是皆高帝之過未可以遽難帝也淮陰可族則天下無可議之功趙王如意可立爲太子魯元公主可更嫁單于則天下無可議之親夫高帝於功臣誅夷之盡此有其事而甚者也孝惠之將廢魯元之遺嫁此無其事而始欲行之者也其事之甚者帝以其餘殺其信臣宰相共事之若行而未及行者帝卽其意行之而愛女嫁於蠻夷妻子竊於獄死亦曷怪焉然帝於薄后栗姬太子公主殘刻少恩獨尊事太后親愛梁王袁盎之刺不忍竟獄視世之厚其妻子而薄父母兄弟者亦有間矣安以其刻薄果殺雖施德百姓有康王之譽而不免天怨之至況其下者盡少鑒諸

漢武帝論

商讀武帝罷出輪臺之詔有云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節馬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嗟呼循斯言也豈獨治漢雖百世可也然征和以前行事河相戾也漢自七國卽平之後天下之患無甚於匈奴高文以功德顯而文治未興不能比隆於三代之奮發欲有所爲其意嘗語之衛青矣曰漢家庶事草創四夷交侵不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討伐中國不安是故建元之初二策董仲舒禁申韓蘇張之言甲公趙綰王臧以次召用丁光之時主父徐嚴各上書論用兵之害帝心聽其言拜爲郎中而勤邊不止誠知當時之要務不容以彼易此也雖然帝之立心是矣其所以設施則非也欲更制度則左道詔諛之臣必不可用欲安中國則刻深小吏鹽治賈人毋任九卿而筭財利帝皆背之以蕩

於威貨將何爲乎說者謂武帝抑損相權宰相自由紛辟澤公孫弘石慶而外鮮有全者要所誅論皆庸材不聞賢者在其間也嗚呼此尤失之大者也宰相貳天子以弘化勝其任者進也不勝其任者親以動舊無所假也帝既諸人知之不勝矣而輕相之少絀誤而卽迫以士師刑賞不兩頓乎宰相不得其人而阿指充位之徒爭伺天子之意爲緩急於是日峻刑變法以求財於民夫重刑罰以求財民猶之寵方士以求神僊二者皆必不得之數也東方朔曰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十式輸財賜爵關內侯以爲勸天下無有應者此亦見流泉之源難以勉強作忠也武帝不察其端而公孫樂李張賴桑扈之流雜然羣進迨思子宮作悔心始萌然後罷侯神之官布息民之令不亦晚乎班史論巫蠱之禍兆於建元蚩尤之旗且謂於太子以兵終始若各帝窮武好殺有以取害者然嗚呼有爲如武帝而覺跡昭於史書者若此公孫弘所云人主患不廣大豈格論哉

漢昭帝論

賢漢昭者稱其至明謂成王嗣位周公狼跋漢高疑陳平文帝感季布疎賈生景帝殺晁錯視昭帝於霍光皆不及也固也然武帝初元之際燕王旦求入宿衛削其二縣昭帝初立與劉澤謀叛詔赦弗治未幾而告光非常者迺燕王也雖帝年十四聰明天授然度以事理眾知其謬上官之謀淺矣燕蓋既敗光任益專勢所必然所獨異者光之事帝輕徭薄賦務與民休息行之十餘年而帝不易意此依古大度者未有也何則聰明之主威福所自有也賦稅雖出於百姓筭之朝廷非人臣所敢問也武帝之

世煩刑峻必求於下百無不盡一旦變其所爲示以寬大雖致治要於此然疑謗作矣其賢者曰前人之舊章未可遽革也其下者曰此大將軍自行其德天下何利焉使帝稍中其言光之所請不數日報罷矣迺元年舉賢良尚疾苦二年省種食除田租四年止民出馬六年罷榷酤皆治改元元鳳行義之徵口賦之減歲見恩澤在上無收父之嫌在下無居美之忌非仁心爲質以懲究民者又曷臻焉論者深求無端責霍光無保傅之道使帝不壽嗚呼班固作史於霍氏無恕辭令帝沒身華色也必罪光奈何百世而下執不必然之事概人生平乎雖然順天心悅民意之說發于杜延年是以有庚子之詔霍光特刑罪嚴延年輒輔以寬仁平王之事奏記法深丞相始免世皆知光不知延年豈大將軍善用其人其下固無所侯特書歟要之識大體知治要如延年不可不著也

漢宣帝論

宣帝在位二十五年施德於高祖功臣者凡三當時鄠絳諸侯之裔衰夷陵微盡矣一旦復封者百三十六人可不謂王者之至恩仁人之盛德哉夫崇德報功猶念往者矧於在躬繇此推之霍氏顛覆宗族參夷瑕釁累積甚至不獲與組郭微卿等分別勞苦蓋亦所有不得已非常本心也然治胡道蠶駘趙恭韓楊之死儒者譏其刻薄少恩息路溫舒云所治獄之失猶未息歟孝武之世刑綱苛密帝在閔闕深知其害痛欲更始是以季秋請讞齋居決事終帝之世屢詔寬恤令於民者若此而誅殺之禍先被於大臣豈廷尉乎之置十四人之巡行皆具文乎君子曰漢法刻素雖有恩君慈主猝未能改也孝

昭世無繆刑然侯史吳之獄徐仁王平稍爲平反罪皆至死立法嚴烈積漸已然於宣平何尤抑知
祖宗之法有必不可變者有必不可不變者嚴安論時務謂周失之弱秦失之強患皆在於不變漢襲
秦刑久而不改待變極矣宣帝不革其原執爲制度侈兼霸王卑視德教將何以較敗乎然此非獨帝
失也趙廣漢之妄斬成於魏相延壽之棄市成於蕭望之憚憚以語言薄故身嬰重戮妻子竄徙賢
如于定國不能爲持平而公卿反奏坐其黨友所謂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宣帝之治不能比
隆二代者其病以此且霍氏旣滅許史王氏貴寵王吉微言其端遂謝病歸魏相始尊傅陸借授許伯
及其言事復請帝與平昌樂平昌恩三侯詳議繇是國之大事外戚與間禍患之興其流不止則高平
之謀不爲臧君子尤有深責焉

漢元帝論

元帝爲太子時年十二通孝經論謂太傅疏廣少傅疏受即上疏請老胡氏論曰帝之不可教詔曰其
少時定之矣觀其親政之日年二十有七猶不省召致廷尉之語安在其前此有爲哉甚矣二疏見之
也予嘗意其言以爲深文及跡帝行事然後知非誣也當時蕭望之聖更生周堪之禁獄也帝嘗以責
恭顯趣其視事以終仲於史高之言免爲庶人其後望之歛鳩周堪疾瘖張猛自殺於公車恭顯皆得
而王之夫人臣莫患於無罪而君殺之尤莫患於無罪而非其君殺之自其君殺之殺之止一君也非
其君殺之君之左右皆其君矣故之意出於其君者於臣之王者猶有存焉殺之意出於非其君者人

臣之爲正者無不盡也京房至新豐上封事以誥高爲戒慮當身正牛之難言已晚也望之拱任先房而死其爲正先也久矣且諸葛豐上告堪猛帝立斥之耳延壽陽湯有斬郅支功石顯匡衡沮之帝違其議爵爲徹侯疑帝優遊之中或有斷乎而獨不樂聞顯過若天性然馮遂昭儀之昆弟行也一言譏顯而立罷彼疏遠之臣如京賈棄市咸雲城且又安論哉昭然帝之立武帝憂女主爲患忍殺其母元帝仁弱宣帝知其必亂家以許后故不忍廢之而不慮其後弘恭石顯復使久典樞要奪正寺人之變其誰作乎責在賢者非宣帝不任矣

漢成帝論

元帝愛山陽王康幾廢太子賴史丹頓首青蒲其事始定後成帝卽位山陽徒封定陶遇之甚尊東朝京師使長留侍迫於王鳳勉遣之國涕泣而決共王旣薨立其子欣爲太子以楚孝王孫景奉共祀凡此皆常情之至嫌賢主所不斷而帝行之懇懇無幾微難色非仁明爲質通達大義者其誰能之獨於王氏則備罔若不知何也五侯同封黃霧四塞其後災異不可勝書帝能責後宮而不疑王氏儒者曰此谷永社欽張禹孔光蔽之也王鳳白罷相商決遣定陶帝不能平王章直言過惡感寤納之令蕭馮野王爲輔卒猶豫反覆使尚書劾章獄死成都避暑明光曲陽漸臺非制帝欲行薄昭之誅僅以詣闕一謝而免此皆身爲之而舅寵曰固則何辭焉國風刺戎申春秋譏城杞尊祖之大與念母之私其孝甚相絕也帝雖少好經書不法祖宗曲徇狗母愛名爲行孝其所執持謬矣富平而侯放帝之幸臣也

太后斥使就國左遷都尉帝私趙婕妤好欲立爲太后嫌其出微藉瀆于長往來通言歲餘乃許然後先
侯綽臨度帝寵諸舅不甚於趙氏張放也緣於少長之親加以母氏之命而內顧宮庭垂麗盛陳騎車
微行放狎無節外臣既切指摘王氏借以避咎帝於湛溺之餘日惴惴焉懼無以弭天變而塞人言則
五侯充朝非獨親愛亦帝所畏也帝以爲惟任王氏可以上謝太后得行其欲於是明知其專而不之
罪蓋邇於聲色者無剛明之心牽於文義者脩小孝之節是又名爲念母而其非日甚者也然上觀漢
法呂氏無論已景武之世條侯厄於王信魏其死於田蚡兩主察善馭外家猶不免此失又何責於成
帝哉

漢哀帝論

成帝崩於綏和二午之三月四月而哀帝始卽位則已曠月無君矣是以編年之書次太子卽位之文
於罷秦時復南北郊之後儒者貢其緩於置君急於祠祀罪王氏者不其深哉雖然一王氏已甚矣未
幾丁傅暴起與王趙稱四太后則何太后之多也夫哀帝之尊丁傅所以抑王氏也故以傅太后之怒
而罷莽司馬以解光之奏而遣根就免况庶人若王氏陵遲微可不復振焉抑知丁傅之國盛王莽所
以代漢蓋繇此也凡物盛衰之勢大小相倚盛極而衰理之恆也此一衰而卽盡者也惟旣盛而將衰
將衰而稍紕之及其發也至於大盛則其盛不可復制矣哀帝之世亦王氏盛極而衰之會也使帝能
暴王氏驕僭之罪於天下首誅大司馬莽則王氏於此盡矣而度其時與帝之材不能也不能殺之則